

清史专家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

天国悲歌



张 研 / 等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P214.09

清史专家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

天国悲歌



女子學院 0109859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郝文霞
复 审:郭 松
终 审:李广洁

天国悲歌

张 研等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00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203-04047-X
K·189 定价:16.00元

责任编辑
复审
终审
装帧设计

郝文霞
郭松
李广浩
陈永平



目 录

·谁之罪——天京事变 张研(1)

1856年,天国之都南京,无数长发尸骸从观音门漂流出江。/1857年5月,天国的希望之星石达开率十多万精兵良将离天京出走,天国的伤口上又被狠命地加了一刀! /罪孽,究竟是谁之罪?悲剧,酿自何时?

·天国梦——幻境人生 张研(30)

道光年间,广东花县的穷塾师洪秀全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上帝,梦见了天国。于是他创立了一个“拜上帝教”,在中国南部建立了一个地上“天国”。/天国的人们发现他们之间并不平等。/1864年2月,天国之都处在重重包围之中,上帝并没有派来救兵。

·狂飙落——天堂之路 张研(67)

1851年1月,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无数的农民、工人、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在洪秀全的旗帜下发出了冲天的怒吼,狂飙从天而降。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军事重镇武昌。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天王洪秀全从水西门乘黄轿入城。

·逍遥游——文武巾帼 阙红柳 张研(108)

公元 1851 年至 1864 年,男人世界的卫道士们惊愕地发现,南中国有数十万只“鸟儿”一齐冲出了牢笼!洪宣娇、苏三娘、林丽花、傅善祥……她们都用自己的生命讲述着动人的故事。

·一碗水——平等平均 申学峰(147)

在天国政权的领导下,两种自相矛盾的土地制度同时并存。一边是农民口喊着“人人有田耕,地主有死无生”的口号;一边是地主设立收租局,向农民征收田租。太平军似乎成了地主的“帮凶”,历史和农民革命开了个大玩笑。

·华洋辨——敌友情仇 牛贯杰 阙红柳(167)

洪秀全以为他是天下的主宰,当西方列强向他递出“友谊”的橄榄枝时,他误会了。他其实没有看到橄榄枝后“洋兄弟”勉强而虚伪的笑容。头脑中固有的华夷观念束缚了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1862 年,“洋兄弟”们撕下面具,举起了屠刀。

·大渡河——英雄末路 牛贯杰(194)

1863 年 5 月,离开天京六年后的翼王石达开,率部众四万多人来到大渡河南岸,准备突破大渡河天险,直取川西,进据成都。/石

达开的吴王娘为他生了一女，欣喜之余，石达开竟命令部下在绝险之地休整三天，错失良机！面对渡不过的大渡河，石达开发出绝望的慨叹。

·大漩流——砥柱昆仑 张研(226)

1862年6月，天国一代英豪，二十六岁的陈玉成在河南遇难。/1864年8月，统帅太平天国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李秀成被押赴刑场。/两个支撑天国大厦的柱石，没有能够挽住狂澜。

·浪淘沙——湍流余波 张研(276)

1864年7月，天国之都南京陷落。/英雄和懦夫，代表着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的两种力量。抗争和变节，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悲壮、复杂的余波。/1872年5月，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武装在贵州失败。

·错莫吟——遐思历史 张研(319)

1853年10月，北伐的太平军兵临天津城下——北京震动！京中的大员、官绅皆作鸟兽散，咸丰皇帝准备逃回满洲老家。/终因太平军偏师北伐、后援不继，功败垂成！/如果太平军当时全力北伐，历史的进程又会如何呢？

·大事年表 (351)

·后记 (355)

1856年9月,天国之都南京发生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两万多名天国“老弟兄”倒在了兄弟们的屠刀之下,血染长江。1857年5月,天国的希望之星石达开率十多万精锐离京出走,天国的伤口上又被狠命地加了一刀!乌呼!天邪人邪?时乎运乎?

谁之罪——天京事变

冥冥之中果真有一位神,在借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向人们传递着某种神秘的信息吗?久旱数月的长江流域上空,突然被闪电惊雷撕开巨大的裂口,凄厉的阴风卷着血泪般的暴雨彻夜倾泻,无情地抽打着地面……

当一缕铁青色的晨曦艰难地撕开沉重的雨幕,当滴淌着浑浊水珠的小草挣扎着从泥泞中颤巍巍地站起,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令人窒息的寂寥。

长江依旧如画。

无数长发尸骸,接连捆缚的,身穿黄衣褂的……从天京观音门口漂流出江,在如画的长江中上下浮沉,无声无息地缓缓漂移。

天京事变。

两万名天朝“老弟兄”倒在了天朝的屠刀之下。太平天国由盛

转衰。

谁之罪？

1856年9月2日，也就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三日。

漫天乌云笼罩了久旱数月的长江流域，在深广的天空翻滚、蕴积，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地压向了南京城。

南京，自太平军攻占，并于此建都、改称天京以来，已经三度春秋。

此刻，这座地上的天都，失去了往日在骄阳下令人眩晕的光彩，显得悲悯伟岸、高深莫测，仿佛第一次向人们展现出它的本色——被完全摒弃在七色光环之外的沉重的铅色。铅色的城，与铅色的长江、铅色的云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画卷。庄严而冷峻。壮美而悲怆。

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国之都吗？当人们翘首拭目，想再看个究竟的时候，天京已经隐没于重重乌云的包围之中了。接着，是一场彻夜的倾盆大雨。开裂的土地拼命吮吸着雨水，但转瞬间就无法承受。暴雨挟着怒号的阴风，无情抽打着地面，顺着被冲出的条条沟壕，急速地流入长江，掀起排空的浊浪……次日清晨，一切似乎都平静了。然而，一天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无数长发尸骸从天京观音门口漂流出江。男、女、老、幼，结连捆绑的，身穿黄衣黄褂的，他们有的睁着不再合拢的眼睛，空空凝视着苍天；有的张着已经僵硬了的嘴，浸含着浑浊的江水。他们上下浮沉，无声无息地缓缓漂移。

这是怎样一支催人泪下的死军！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已经融进了浩淼的长江，他们的躯壳却还在执著地向前，向前……

当长江上这支死军挟着他们自己的血染红的江水缓缓行进的时候，十万火急的探报正风驰电掣般地向四面八方转递：太平天国内讧。

风云突变的三天。天京城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

1856年（咸丰六年）秋，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逼天王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杨已成水火之势。

9月1日，驻扎在江西的北王韦昌辉突然率船二百余只、军士三千余人于深夜赶回天京，遽入南门，按照预定计划包围了东王府，控制了城内险要，切断了所有通达东王府的道路。2日凌晨，韦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东王府，杀了熟睡中的东王及其妻小。一些东王侍从猝然应变，与北王部下激战，但无济于事。拂晓，东王府男女老幼，文武官吏全部倒在血泊中。

事发之时，很多天京居民被战斗的炮火和喧嚣声惊醒，有出门探视者，均被杀回。人们满腹狐疑，惊悸不安地捱到天明，推开房门，只见道路上尸骸横陈，墙壁上张贴着榜示，列数东王罪状。事情来得太突然，太刺激了。人们恍恍惚惚，踏血而行，匆匆加入欢呼的人群，去各处机械地狂喊：“赞美！赞美！”

然而形势又是一变。天王宫殿前的栏杆内，一班女宣诏使忽传天王诏旨，切责北王滥杀无辜，令受鞭刑四百。赞美之声戛然而止。除了北王之党的怨恨之声，整个天京呈现出死一般的沉寂。经历了短时冷却，人们麻木的神经一点一点地复苏了，开始感到彻心的痛楚：历尽千辛万苦，从广西一路血战而来战功累累的老兄弟们，没有捐躯沙场，却在这地上天国死于非命！

翌日行刑，天王特召东王残部前往观看。无数人一早便蜂拥齐集，顺从地解除武装，进入行刑场地。这些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深渊。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抽打北王

的皮鞭上时，一个阴谋的陷阱已经准备就绪。天王府前，东王府内或附近，有两所大房子专作收容东王余部之用。待手无寸铁的五六千东王余部全部进入之后，埋伏在外的兵将突然开始了围杀。据载，一个房子内的人抵抗至死，一个房子内的人没有抵抗，引颈就戮。前者留下了愤，后者留下了悲。谁说愤比悲更有力量呢？

东王下属武装力量既已解决，天国又开始了对东王余党或所谓东王余党更大规模的屠杀。其残酷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一些人虽然立有赫赫战功，持有免罪的煌煌圣诏，仍一一被杀，甚至其婴儿也不能免。据清方得到的情报，死于此事的天国军民达两万余人。大量尸体被抛入长江。

死军在长江中缓缓行进。天京城内的屠杀还在继续。

9月上旬，督师武昌洪山的翼王石达开得知天京大屠杀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天京，谴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企图平息事态。不意，已丧失了理智的韦昌辉，竟又把屠刀挥向了石达开。回到天京刚刚几小时的石达开，发现处境危殆，只得连夜打开血路，杀出城外。他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数十口人，却未能逃脱厄运，在新的屠杀中无一幸免。

石达开回到安徽军中，正赶上清军猛烈进攻，宁国吃紧。这个当时太平天国惟一能承负内忧外患的人，强压下家国之恸，首先挥师去救宁国。与此同时，上表天王要求杀韦以谢天下，并时刻准备班师还朝，讨伐韦氏。

出人意外的是，大军尚未回师，就接到了天王派人送来的北王之首。原来，两个多月的恐怖统治已使天京军民忍无可忍，翼王回师讨韦的消息使人们感到绝处逢生，阖朝上下立即奋起杀了韦昌辉。经过两天的诛韦之役，又多出了二百余具尸体。

为天国诛杀篡位谋反者的人，自己成了反叛；将别人函首示众

的人，自己的首级被函而示众。而且不止于此，有传说北王尸体被支解，割成两寸多宽的肉块，悬于城中各栅，标曰：“北奸肉，只许看，不许取。”

沉重的大幕终于垂下，但悲剧并没有结束。仿佛历史担心人们的痛苦没有达到顶点似的，又残忍地在中国伤口上戳以狠命的一刀——石达开回朝辅政半年，受到天王洪秀全百般猜忌，最后竟然率十数万精兵良将离京出走了！只给天京和天王留下了一纸“剖心沥血”的告示和六七千老弱残兵！

自1856年9月2日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到1857年5月间石达开出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天京事变”。也许，冥冥之中的神是没有的。但魂，难道没有吗？巍巍石头城下那浩然东去的长江，不就是中华民族之魂吗？

它从格拉丹冬雪原而来，一见到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便深深地爱上了她。它紧紧拥抱着这片土地永不分离。把自己所有的吻、所有的血、所有的泪，都献给了她。在格拉丹冬，它像一个天真、欢悦的孩子，唱着跳着，轻盈地奔流。过了直门达于石鼓，急转北向；它成了狮子般的勇士，搏击抗争，呼啸着前进。它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万丈悬崖纵身跃下，以雷霆万钧之力猛击顽石，任凭自己的身体被撞得粉碎。此刻，经过千山万壑，它来到了天京城下。它的江面变得如此宽阔，水流变得如此沉缓。它经历得太多，承受得太重了。它托负着观音门内漂出的死军，疲惫、执著而又艰难地前行，像一位手托爱子走向祭坛的悲哀母亲。它用自己全部身心，一寸一寸抚摸着这片血染的大地。它在沉思着什么呢？

罪孽，究竟是谁之罪？

长江没有回答。只是以令人心碎的沉默，日夜东流。而这，却成了后人长期以来研究天京事变的一个中心议题。

在人们眼里，韦昌辉是罪责难逃的。

人们对于洪秀全的责任有争议，对于杨秀清的责任有争议，对于石达开的责任有争议，惟独对于韦昌辉的责任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

一种观点认为，韦昌辉是擅杀。这也就是说韦昌辉必须对天京事变负全部责任，这是“洪杨均无责任”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韦昌辉是滥杀。这是“洪负主要责任”及“杨负主要责任”观点的共同之处。二者归一：韦昌辉是一个阴险毒辣，居心叵测，妄图夺权篡位，代表地主利益混入农民队伍，绞杀农民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操刀刽子手。

在历史的法庭上，假设能够为韦昌辉请到一位公正的辩护律师，那么，他会提出以下的质疑：

说韦昌辉擅杀，根据似乎不足。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秀成、石达开、洪仁玕被俘后，同时三地并无人说是洪秀全杀杨秀清，或云北王杀东王，或云北王、翼王计杀东王。这就产生了以下疑问：如果是北王擅杀东王，那么，当时驻江西瑞州的韦昌辉，驻江苏丹阳的秦日纲何以能不期而至，同时赶回天京？后赶到的石达开何以仅仅指责韦昌辉杀得滥了，并不指责其擅杀呢？如果是北王、翼王合谋杀东王，那么，北、翼各处两地迎敌，何以能同时得知杨逼封万岁的消息，又何以能“密议”“计杀东王”呢？惟一能解释得通的结论是，韦昌辉奉有洪秀全的诏旨，袭杀了杨秀清。至于上述三人不提洪秀全，是否与洪在他们三个人心目中的地位、与天京事变在太平天国早有定论、与韦昌辉确是直接杀了东王者有关呢？

说韦昌辉滥杀，也有令人费解之处。

所谓“滥”，是指超出了洪秀全规定的限度。但是第一，韦昌辉

大屠杀自7月至9月,长达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洪秀全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第二,的确,韦杀杨的第二天,洪就下令因韦滥杀,鞭其四百(请注意,这在以严刑酷法著称,动辄以细故处极刑的太平天国,是极其反常的轻罚),但对于接踵而来发生在天王府附近更大规模的滥杀,洪秀全却噤若寒蝉。第三,是否洪秀全当时没有能力与韦昌辉抗争呢?不是。韦不过带了三千心腹回到天京,而天京兵力有十万余之众。并且,从最初洪有能力鞭责韦,最后洪有能力诛杀韦来看,洪秀全是完全可以采取行动的,事实却相反。惟一能解释得通的结论是,韦在洪的默许或支持下,进行了滥杀。

倘若上述假设的两个结论能够成立,就可以推出这样一条线索:

韦昌辉奉洪秀全之诏(同时奉诏的还有石达开、秦日纲,石达开后至)赶回天京,袭杀了杨秀清,并为防止其部下报仇,进行了斩草除根的大屠杀。而这场屠杀至少是得到洪秀全默许的。随着事态的发展,韦昌辉从洪秀全的态度变化和石达开的指责这个不祥之兆,觉察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干脆逼走石达开,杀其家小。然而,终于因为是“出头鸟”,因为不得人心,在洪秀全撤去支持以后,韦昌辉顿时寡不敌众,成为天京事变的罪魁祸首和牺牲品。可以看出,韦昌辉对于天京事变的产生和发展是构不成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

如果从韦昌辉公报私仇、企图树立自己的权威、积极扩大事态,乃至后来不以大局为重,杀石达开家小,甚至包围天王府诸点,认为韦昌辉确有责任的话,那么:

洪秀全有责任。在天京事变中,韦昌辉不过是执行者,而洪秀全则是幕后操纵者。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宏图未竟,在天国与清朝对峙的严重时刻,把屠刀挥向了自己的主要助手杨秀清身上,挥向

数万久经战火洗礼的天朝“老兄弟”身上，致使已成瓮中之鳖的湘军得到反败为胜的喘息机会，致使军事重镇武昌失守，致使天国人心失散、朝纲紊乱，致使不久各方面都出现了危机。难道没有责任吗？

杨秀清有责任。在天京事变中，韦昌辉不过因滥杀及包围天王府蒙上了树立个人权威、争权夺位的嫌疑，而杨秀清则骄横跋扈，无视并破坏了领导集团中洪、杨、韦、石的团结；邀封万岁，激化了内部矛盾，以致酿成了天京事变。明证如山，难道没有责任吗？

石达开有责任。在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杀了二万多人，其中天王府“给事杨逆及仪从之官”即占“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加上勤杂人员妇女老幼，估计被杀的兵员至多不过一万余人。而天京事变半年后石达开出走，则带走了最精锐雄厚的部队十多万人。造成天国兵员严重损失，难道没有责任吗？

韦昌辉确实有责任。韦昌辉的责任同上述各位的责任相比，又应如何衡量呢？

罪孽。究竟是谁之罪？

罪在洪秀全吗？换一个角度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和灵魂，深得天国上下拥戴。杨秀清虽然代天父传言，但毕竟是四兄。后来，又专横擅权，在群众中已生怨望。洪秀全为维护天国领导集团的团结，曾做了很大努力，甚至俯伏在地，准备接受杨的杖责。直到杨邀封万岁时才起意杀之。这在洪秀全一面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认为杨已是实权派，没有必要取代洪，可以用洪作为招牌。但个人权欲的膨胀程度，又怎么能够推断呢？而在太平天国一面来看，如果杨取代了洪，也同样可能出现另一幅混乱血腥的画面，甚至结局会更惨。如此说来，洪秀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这里附带说一下，有人认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多

万岁制，杨秀清邀封万岁，构不成对洪秀全的威胁。确实，太平天国初期有四位万岁，后期有八位万岁之称。但其中光、明二王实际是永岁。真正活人称万岁的，只有两人，即天王和幼天王。这是符合天国礼制的。如果因此认为太平天国的制度就是多万岁制，杨邀封万岁构不成对洪的威胁，未免失之牵强。）

罪在杨秀清吗？杨秀清确实讲排场，搞特权，导致个人野心膨胀。但是杨秀清讲排场搞特权的程度，是与太平天国自天王始讲排场搞特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如 1851 年天朝颁布礼制，其中对轿夫一条规定：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最次至两司马也有四人。又如，天王本人从永安突围时有三十六妻妾，到了天京后妃已达八十八人。在远没有完成推翻清朝的事业时，他就躲进深宫过起皇帝瘾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是东王一直在总理军国大政。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事事皆不过问，杨有奏必准，以致讹传洪秀全本系木偶，并无此人。且东王几次借天父传言，或当面直谏，甚至想杖责洪秀全，都是因洪脱离群众，作威作福而起的。如此说来，杨秀清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罪在石达开吗？天京事变以后，石达开出走天京，从他个人来说，他是遭忌惧祸，万不得已，并无意带走闾朝好兵好将。他的晓谕军民的告示中明白地写着：“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但是，跟他出走的竟有十数万人。这是天朝军民理想、信仰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如此说来，石达开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关于个人责任的争议是不容易搞得清楚的，也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京事变，无疑是一场悲剧。

它不仅是在长江中辗转浮沉的每一名蒙难者的悲剧，而且是

天京城内需要承担责任的每一位领导者的悲剧。

天京事变中谁是胜利者？

人们以为洪秀全是胜利者。

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洪秀全是位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的穷塾师。他三十一岁以前的光阴都是在读书、应试、追求功名的反复循环中度过的。应试的高度紧张、落第的惨重打击，使得他的神经无法承受。1837年落第后，他曾卧病四十余天。恍惚中出现了幻听幻视，好像上过了天堂。1843年，他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在走投无路、失望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他重读了一本教士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将其中那些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故事附会于自己的病中幻境之后，他感到“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开始拜上帝。其后，逐渐莫立了太平天国的全部宗教理论：“天父上帝是古今中外独一真神，天下之人都是上帝赤子，都是兄弟姐妹。上帝派自己的长子耶稣下凡救世，替人赎罪；派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佩金玺宝刀，下凡斩邪留正，建地上天国，为太平天子；派其他儿子及女婿东、西、南、北、翼王下凡辅佐洪秀全，一起统率天下凡间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随着1851年（咸丰元年）1月金田起义，9月至12月永安建制，1853年（咸丰三年）建都天京的革命进程，洪秀全又在其所颁《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将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的旨意解释为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这理想对中国旧式农民来说，是多么辉煌！

太平天国的宗教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中奉行宗教的性质和作用不尽相同。它已不是单纯的组织手段，而成为了农民反封建的